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 
三十六鴛鴦譜（下）

下界神女在離恨天外、忉利天下所管□二女子，亦海上一時之名姝也。 一曰徐順卿。順卿如元日屠蘇，飲之卻疾。詩云：

李家香扇墜，何日復貽君。  
嬌小分眉月，溫馨惹鬢雲。  
閒雲工芍譜，軟語就蘭薰。  
應有夷門客，桃花粲妙文。

順卿，金閨人，桃花河畔，以船為家。輕軀鶴立，倩影鴻翔，嬌小身材，真覺不盈一束。至滬，香名頗噪。姬工於酬答，雅俗兼宜。每出一語，四座為之擊節。同時有李鳳寶，容態丰神，雅與相埒。李已飛上枝頭，而姬仍隨風飄泊，亦可悲已。

二曰林佩玉。佩玉如新婦見客，華妝掩映，時露嬌羞。詩云：

盛□與丰容，瑤台下逢。  
文林巢翡翠，錦帳隱芙蓉。  
溫厚真憐汝，情懷定懊儂。  
杏花消息在，身世莫愁慵。

佩玉豐碩修整，秀韻天然，不知者比之顧大肉屏風，則未識其美者也。小筑三椽，雕窗畫檻，備極幽雅。入其室，猊鼎鴨爐，錦衾繡褥，雖無林下風，亦殊有豪貴氣。與客周旋，慙慙倍至，不以新舊而問，故客亦樂與之往還。

三曰胡秀林。秀林如天魔舞女，媚態橫生。詩云：

無奈低鬟笑，癡魂見欲銷。  
青銅窺並影，碧玉倩回腰。  
淡掃眉間雨，微添頰上潮。  
芳年剛二九，天與此嬌嬌。

秀林為胡寶玉之養女，以客所贈纏頭，自謀脫籍，別營香巢，高張豔幟，易姓名曰姜小玉，門前車馬仍復如故。余友魯■眷之愈久而愈昵，幾於一日不見而不可得。或謂姬工容成術，故好之者多。有某甲者，登徒子也，亦與姬狎，至期積逋不能償，姬待之無忤色，而甲反以污詞誣蔑之；婢媼復侵以冷語，中含譏諷，姬憤不能堪，剪髮自誓，急救之，則一縷香雲，已去其半。甲乃逡巡去。噫！如甲者，固不足齒，而獨為姬惜耳。淞北玉生、縷馨仙史皆加賞識，常呼侑觴，主酒政。其後蹤跡稍疏。

四曰陳金玉。金玉如薔薇滿枝，但供目玩，不容手觸。詩云：

紙醉金迷地，誰憐太璞完。  
未邀詞客賞，獨得老親歡。  
弦索逢場奏，詩書破悶看。  
蘭姨與瓊姊，何事尚勾欄。

金玉為蘭隱女史之妹，即所謂陳小寶者也。丰容月滿，媚眼花妍，肥同太真，短若香君。頗識字通書史，室中圖書彝鼎，位置殊雅，風雨幽窗，時藉筆墨以自遣。工崑曲，宛轉悠揚，令人意遠。伊園主人新自汴州回，勾留滬上，著意尋芳，苦無一當，適在廣場聞姬獨唱南詞，響可遏雲，心焉賞之。暮偕玉生走訪其家，極道傾慕。姬亦深知己之感。姬素耳玉生，知為名下士。伊園主人戲語姬曰：「王郎詩名不如懼內之名更著。」姬笑目生曰：「君盍改從我姓？」生詢其由。姬曰：「吾家陳季常，非君之前輩乎？」合座粲然。姬詞令雋妙，大率類此。

五曰李星娥。星娥如翰苑楷書，圓熟之中，偏多姿媚。詩云：

飄泊豈無哀，濃思日夜來。  
故鄉淮水曲，香夢楚雲隈。  
草自移根活，花宜稱意開。  
休言明月少，高處有樓台。

星娥產自淮甸，幼時鬻於楚姥，後又為蘇人所得，改操吳音，一棵錢樹子，已數更主，珍護特甚。甲申春間，姬年始□五，盈盈競秀，自異群芳。古月山人特招淞北玉生、二愛仙人宴於其家，時二愛方病足，將指幾落。姬特令脫襪觀之，攢眉逼視以為笑。二愛謂星娥昵我，頗愛之，屢繩其美於玉生前，每開綺筵，必令招姬。二愛沒，遂止，蓋見姬即悲逝者之不可作也。

六曰顧香雲。香雲風流倜儻，如魏晉間不羈之士。詩云：

□解莫辭勞，仙娥出漢。  
琴心《幽女操》，妙手《鬱輪袍》。  
辯欲馳神駿，豪宜贈寶刀。  
回看脂粉豔，尺髻漫言高。

香雲楚北人。丰神態度，靡曼寡儔，跌宕自喜。善彈琵琶，緩急疾徐，抑揚抗墜，真如大小珠之錯落玉盤也。見高官貴客，不肯作齷齪趨奉態，姊妹行中有獻諛貢媚者，反傲睨之。每發一言，令人解頤，回思之，具有深意，誠辯慧女子也，青樓中殊不可多得。

七曰楊香寶。香寶如靜女簪花，瓠犀微啟。詩云：

抱得中和氣，相親在不言。  
獨憐韜彩久，未免怨恩偏。  
麗質終難棄，芳華近益傳。  
始知塵世事，顯晦總由天。

香寶頰身玉立，豐頰秀眉，雖腰遜小蠻，而口同樊素，人皆以「楊櫻桃」呼之。裙下雙鉤，尤為纖小，不屑乞靈於高底。性靜婉，對客終日默坐而意自親昵，不似他人之貌密而情疏也。

八曰徐蕙珍。蕙珍如越女舞劍，靈警逼人。詩云：

幻作男兒態，還憐影未雙。  
我曾瞻畫本，卿自戀玳窗。  
綠綺金閨思，紅牙水調腔。  
歡愁誰得見，多分屬銀缸。

蕙珍曾以西法照一小像，作男子妝束，雖寬衫博袖，莊重中自饒媚。姬來自四明，寄居滬曲，無所依倚，遂墮風塵。既隸樂籍，聲價自高，能於姊妹花中別樹一幟。莢庵退叟曾贈以一絕句，云：

徐娘正少耐尋春，綠蕙紅薇好比鄰。

多謝檀郎珍重意，不妨倩作畫眉人。

九曰周翠娥。翠娥如大婦持家，米鹽諳練。詩云：

亦是韓娥侶，相逢莫問年。

已過花□八，猶集履三千。

結習仍脂粉，知音係管弦。

酒闌燈□候，好證美人禪。

翠娥姿容綽約，體態翩躚，一段風情，尤在不言之際。雖瓜年已過，花信正催，而枇杷巷底，賓從如雲，更闌漏永，燈火樓頭，仍復管弦如沸。莢庵退叟每從雲間來，輒過其室。嘗口占二□八字貽之，云：

微渦巧笑善周旋，倚翠輕盈劇可憐。

一曲秦娥簫引鳳，綠窗小坐對神仙。

□曰張小寶。小寶如垂楊作花，豔想迷漫，在疑幻疑真之際。詩云：

卓文君未嫁，偏愛是彈琴。

側耳《求鳳曲》，驚心《打鴨吟》。

諧談花欲笑，逸態酒難禁。

應悟宮商內，移情有雅音。

小寶假母人稱為馬太太，鴛中之朱家、郭解也。馬氏有二張，小寶其一，最知名，適人後旋即香消玉碎。此稍晚出而襲其名，亦彼中之陋例也。姬跌宕風流，與客酬應，詼諧間作，慧心麗質，冠絕一時，屢登花榜，俱列前茅。賓客之好事者，趨之如鶩。河陽公子特加眷戀，思欲量珠聘去，以行程匆促，不果。姬前日曾改作滿妝，挈一西洋女子往游申園，高髻盤雲，長衣委地，觀者如堵，俱驚其豔。

□一曰張蕙仙。蕙仙如野花村釀，處處沾人。詩云：

風定還飛絮，從知慣作泥。

可憐春□晚，猶似夢淒迷。

息影非無壤，安流亦有溪。

百年容易過，燕子尚雙棲。蕙仙即曩所謂阿憐者也。琴溪子自負為一世豪，而一見蕙仙，遂為所束縛，想其顛倒人者，別有在也。姬僅中人姿，而情態旖旎，宛轉隨人，正如繭絲自縛，亦復縛人。

□二曰左紅玉。紅玉如故家紉，久饜膏粱，難安粗糲。詩云：

聞道舒祺在，寧忘繡葆偕。

絕裾歌婦棄，傾國念人佳。

露草忘塵事，風花暢豔懷。

鴛鴦三□六，死便逐情埋。

紅玉以珠江之眉史，作歌浦之校書，工粵謳，急繁弦，厥聲變徵，好事者每喜招之，按拍徵歌，借以賞心悅耳，以是聲名鵲起。顧屢嫁屢出，不安其居，弗為上樹之花，甘為隨波之絮，仍抱琵琶作倚門生活。年華雖邁，丰韻猶饒，貽贈纏頭，動盈篋笥，姊妹叢中容貌遠出其上者，自歎弗如，此真關乎命矣。莢庵退叟贈以詩云：

儂家嶺表白雲多，江左懷人唱粵歌。

唱出紅腔音戛玉，相思南浦綠波多。

軒主所列三□六人，或以色選，或以德升，或以藝進，皆就聞見，達之篇章，申以小言，紛其品藻，資後來之譚柄，遭此日之離憂，敢謂海上麗區女閭氏之才，盡於是也？然而人才隨時運為轉移，風氣亦後先而遞變，城中高髻，馬上啼妝，觸緒成吟，即小喻大，過而存之，亦庶幾西昆之別派。若夫操花間之月旦，詫名士之風流，世尚有人，則未暇也。軒主既撰自韓江，遂寄來滬濱，天南遁叟謹就所知，妄為之注，聊以語新，敢雲標異。如以此為南部煙花之志，北里風月之編，則吾豈敢。